

河流·时间·历史

——雷平阳诗歌的语言张力与深层意蕴

陈俊娟

(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河流是雷平阳诗歌中的重要意象之一。诗人充分调动语言的张力,描写了不同形态下的河流景象,从各种角度展现了河流的气势美和力量美,以及河流所引发人的时间感和历史感等,使河流意象在他的诗作中呈现出多层次的艺术美感和丰富的思想内蕴。

【关键词】雷平阳;张力;河流;时间;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46-03

“张力”是当代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是指诗歌作品中的各种矛盾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素等所构成的紧张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诗歌内涵的最大化。善于表达诗意的作者,总是充分调动语言的张力,使自己的作品显得饱满有力,含蕴丰富。在当代著名诗人雷平阳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同样是描写云南大地上的河流,作者就通过朴素凝练的语言,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河流的各种样态及其所带给人的丰富感受,从而使这一意象呈现出多层次的艺术美感和丰富的思想内蕴,也展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下文即从语言张力的角度,通过对某些关键字词的分析,对雷平阳诗歌中的河流意象及其深层意蕴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与论述。

一、语言“张力”与诗歌表义的丰富性

“张力”最初是一个与物理学联系密切的概念。1937年,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Allen Tate)在前辈学者兰色姆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歌批评中的“张力”概念。艾伦·退特主张将“张力”概念与诗歌的意义联系起来,他说:“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不是把它当作一般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可见“张力”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实际上覆盖了诗歌的表面含义和内在意蕴等全部内容。

在此之后,美国学者罗伯特·潘·沃伦和威廉·K·威姆萨特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了艾伦·退特的“张力”学说。沃伦的《纯诗与非纯诗》一文,认

为所谓的“纯诗”当中,其实也充满着复杂的张力;威姆萨特则将“张力”说与生命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2]。尔后,“张力”说作为“新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地区。赵毅衡先生尤其功不可没,他对“张力”学说的渊源及其内在体系做了颇为详尽的论述,尤其分析了“比喻”、“象征”、“复义”、“反讽”等艺术手法与张力形成的关系^[3],推动了这一学说在国内的传播。在此之后,“张力”理论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被扩大到对诗歌、小说、散文和绘画等艺术领域的批评与研究。

由于“张力”概念最初是与诗歌相联系而提出来的,因此当代国内的一些文学评论者,特别强调它与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如陈仲义就对诗意表达与“张力”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他认为:“一般情况下,诗语的张力越强,诗意越浓;张力越弱,诗意越淡;当张力无限扩大时,诗语趋于晦涩;当张力无限解除时,诗语落入明白。”^[4]可见语言张力在诗歌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孙书文则综合艾伦·退特以来有关诗歌张力的论述,指出“张力”的本质在于:“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比较、衬映、抗衡、冲击,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两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5]以上这些论述,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张力”的存在与诗歌的内在意蕴和美学风格所具有的深刻关系,也为我们将这一理论运用与当代诗歌创作的评论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语言张力的存在,使得诗歌所表达的意义更为充实和丰富。

收稿日期:2014-05-25

作者简介:陈俊娟(1969-),女,云南红河人,讲师,文学学士,研究方向:语言与文化。

二、动态的“张力”:气势美和力量美

如上所述,所谓“张力”主要是指诗歌作品中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这些因素交错所形成的“比较”、“映衬”、“抗衡”、“冲击”等相互作用力量,它是诗意的重要支撑。我们看到在雷平阳描写河流的大部分作品中,就充分调动各种与之有关的物象并展示其矛盾关系,从而使其笔下的河流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气势美和力量美,读来让人耳目一新。

如《河流》一诗,就很典型。作者这样写到:“被劈开的空气,在它走远之后/才发出破碎的声音。它已经什么都不知道”^[6]。这是对河流的近距离正面描写,作者开篇就用一个“劈”字,简短、直截而有力,突出了河流与空气的矛盾关系,刻画了河流在前进中的动态感,特别是通过对河流与空气之间有形与无形、有声与无声的对比,充分展示了河流所具有的一种难以驾驭、难以控制的巨大力量,及其给观察者所造成的一种精神上的震撼。这样的一种表现力度,无疑是与作者对“劈”、“破碎”等词语的精确选择和巧妙运用分不开的,这些词语也正是本诗“张力”所形成的关键因素。

奔腾而下的河水,其巨大的力量和气势让人震惊,这种力量和气势又是建立在其速度的基础上的。所以在其他作品中,雷平阳对河流的速度,也就是它的动态特征作了进一步的描绘:“红布马场坐落在炎山乡/从那儿看牛栏江,牛栏江是一条/细微的白线。没有江水/波涛与河床;没有向下的力量/想象中的巨人在赛跑”(《凉山在响》)。在群山之中远望大江,的确难以看见江水、波涛这些具体的景象,作者使用了“巨人”和“赛跑”两词,来比喻河流翻山越岭的快捷程度,同时也表达了人对河流的敬畏、亲近与依恋等感觉。具体来说,“巨人”让人感到敬畏,而“赛跑”一词则让人感到亲近,这是一种存在矛盾的关系,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矛盾关系的揭示,深刻地表达了人对水流的复杂感受。

除了速度以外,河流的颜色、声音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说上文所引《凉山在响》一诗的“巨人”比喻已有将河流人格化的倾向,那么在另外的一些作品中,作者的这种意图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云南的北方,几条河流/在并列奔跑,它们像几个/背着镜子的乡下理发匠,它们在打赌/顶着白茫茫的阳光,看谁/跑得又响又亮”(《有几条河流在赛跑》)。前面是“巨人”,这里则成了“理发匠”,喻体的变换,使得诗意更加贴近了现实生活,并体现出一种神奇的色彩。为什么将河流比喻成“理发

匠”呢?其实这里包含了一种极为巧妙的暗喻:河流的破坏力就好比理发匠的“剃刀”,尽管河水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理发匠一样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留心它的破坏力与危险性。这同样是一种矛盾关系,但作者对他的揭露和把握可谓恰到好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这些比喻背后所隐藏的力量,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诗歌“张力”,在本诗中也是体现得很明显的。

除了速度和色彩,作者也注意到了河水奔腾的巨大声音,并对其予以精彩表现:“西,雪边的西,或者在断层的阴影里/臧着几十个县的寂静/西,金沙江心脏旁边的西;有时候/一座山的外面,仿佛爬升着云南所有的雷霆”(《阿鲁伯梁子以西》)。本诗用“雷霆”一词,将其与“几十个县的寂静”相比较,显示了河流声音之大,震撼范围之广,充分展示了河流声音的气势和力量。这是有声与无声的对比,传神地刻画了河流的声响对于那一片寂静的巨大冲击力,让人惊叹不已。“雷霆”一词和上文所引作品中的“劈开”、“巨人”、“赛跑”等词语一起,可以说是雷平阳诗歌中描写河流的经典词汇。它们的出现使这些诗歌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张力,让人充分地感受到河流的气势美和力量美。这是作者运用杰出的语言技巧,对云南高原风物的精彩展现,也是对巨大的自然力量的讴歌,流露了作者对家乡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三、静态的“张力”:时间感和历史感

如果说上文所分析的相关作品,主要是描写了河流的力量、气势等自然美的话,那么雷平阳诗歌中的另一类作品,则突出了河流所引起的人的某些特殊感受,如惆怅感、时间感和历史感等。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很少对河流进行正面描写和直接抒情,而是采用烘托、对比、映衬等艺术手法,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审美风格,诗歌的“张力”在这些作品中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河流二》这首诗,表现方式就很特别。从题目上看,作者是在描写河流,但又没有直接点明所描写的对象,而是从河流给人的印象入手:“有些风物不可以聆听,不可以让它们/静止;有些流动不可以接近,不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水鸟,在它们的表面上飞/有些厚达几十丈的滚沸不可以切断/不可以蔑视它们的冲击力;有些没有尽头的/循环不可以隐喻时间。”这里连用了“风物”、“流动”、“滚沸”、“冲击力”等词语,力量感由弱到强,观察点由远到近,通过“风物”、“水鸟”等意象的烘托,最后才

点明“河流”所隐喻的时间意义。这种处理方法,使得本诗中语言“张力”的指向,不是向外扩张而是达致一种内在的反省,因而在语言表达上显得更加含蓄,其内在的意蕴也显得更加隐秘和深沉。

与《河流之二》的隐喻手法相比,《流淌》一诗则采用明喻的方法,将时间比作“金沙江一样”的流水,表述了在时间的流逝中对人生活感受的改变:“有时候,我也曾试着讨厌周围的一切/甚至非常认真地去恨过一些人与事/它们,他们,往往又随着时间,金沙江一样的/时间,流淌一程之后,变得遥远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和事,但是如同流水一样的时间,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对于往事的看法。这是时间的力量,它如同永不停歇的流水,在日积月累中发挥着让人难以逃避的侵蚀作用。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一种“今昔”的对比,构建了诗歌的一种柔性“张力”,通过河流的象征作用,抒发了人在岁月流逝中对生活的感慨。

的确,人的生活是受制于时间序列的,眼前短暂的分分秒秒其实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每天都是整

个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上述对眼前时光的感悟,雷平阳的某些诗歌,对于河流所引起的历史感也进行了深刻的叙写,如《水富县》:“大江日夜流,我只是过客/以前坐在江滩上看月亮,月亮是红的/十多年过去,喝五粮液,偷食中华鲟/月光,越看越白。谓之内心萧瑟”。作者在本诗中,将时间和历史比作日夜奔流的“大江”,写出了历史的伟力及其不可抗拒的特点。江滩之上“月光”的颜色,由“红色”逐渐转变成“白色”,这种颜色由暖色调向冷色调的变化和对比,充分说明在时间的流逝中,人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期待也逐渐由感性变为理性,甚至不得不面对某些已经难以改变的事实。人与大江的对比、月光颜色的对比,构成了本诗的内在“张力”结构,在时间和空间的立体交互作用中,作为个体的人感觉到宇宙力量的可畏与可敬,一种忧伤的情感扑面而来。当然,认识到人的作为的有限性,并不一定会导致消极悲观,恰恰相反,认识到这一点而去努力把握那些可以把握的事物,反而可能会使自己的步伐更加坚定,这正是本诗所流露出的博大性情怀和生命哲思的感人之处。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美]艾伦·推特.论诗的张力[A].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6-117.
- [2]朱斌.文学张力说:历时回顾[J].山西师大学报.2006(6):63-66.
- [3]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31-195.
- [4]陈仲义.张力:现代汉语诗学的“轴心”[J].文学评论.2012(5):212-220.
- [5]孙书文.文学张力论纲[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6):20-25.
- [6]雷平阳.河流.雷平阳诗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River, Time, History: The Language Tension and Deep Implication in Lei Pingyang's Poems

CHEN Jun-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aotong College, Zhaotong, Yunnan 657000)

Abstract: Riv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mage in Lei Pingyang's poems. The poet fully mobilizes the tension of language, describes the various forms of river scene, from a variety of angles to show the magnificent beauty and strength of the river, people's sense of time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caused by the river, which makes the river images in his poetry show the intrinsic level of artistic beauty and rich thought.

Key words: Lei Pingyang; tension; rivers; time history;

(责任编辑:周锦鹤)